

特56
23

漢書評林

第二十四本

第七十五卷

陸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第七十六卷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第七十七卷

蓋諸葛劉鄧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第七十八卷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第七十九卷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第八十卷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明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內務省贈付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五

明 吳興 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少時好游狹圃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

受春秋師古曰、嬴、姓也、公、長老之號耳、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

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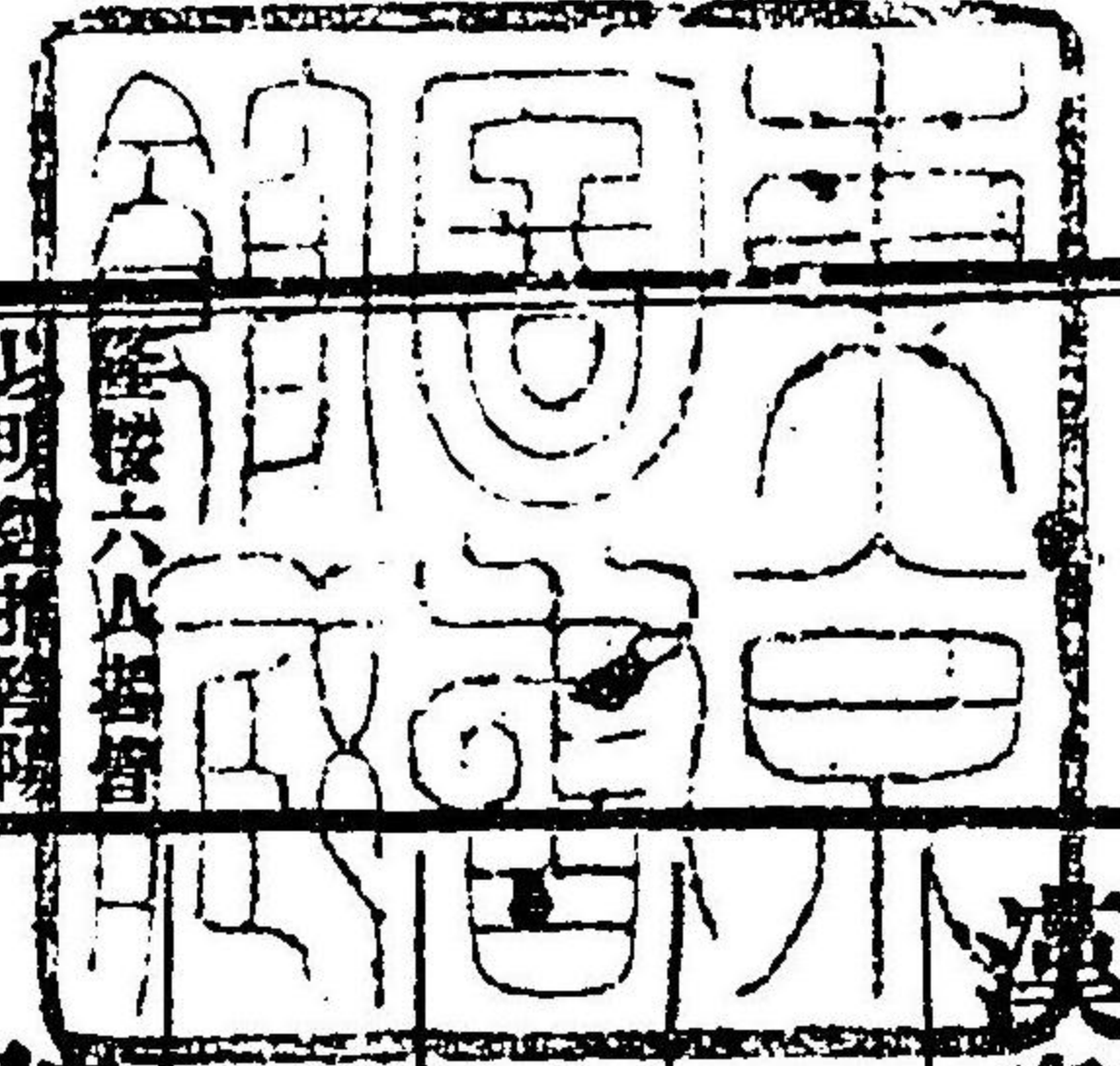
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

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

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

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

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



隆按六人皆曾以明經推陰陽說災異而卒不得所終故同傳

茅坤曰此天之故為兆皆不可隨豈機祥者君子所不道固非耶

黃震曰孟言災異至使漢帝禮天下其以妖言死宜矣
隆按後五年句見弘言果驗云

隆按明於陰陽句一傳本旨
茅坤曰古之精陰陽先知如此

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雖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禮以帝位。師古曰。禮。古禮字。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少府。中。屬。主簿。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安設祆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曰。恭。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也。以封子節。

隆按通篇以受授經義為意。隆按傳說災異句一傳本旨。茅坤曰。古人以禮服為學。黃震曰。勝。樸直無他勝。若下人謀上之告。亦幸中耳。

劉牧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不欲分明。道之故。故云。臣下有謀。翻。

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故云。益。

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師古曰。姓。簡。名。卿。簡音森。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游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祆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

劉奉世曰羌不在南恐誤

茅坤曰武帝拓疆攘夷之功與耗財疲民之過略相當然為人臣者當其仕武帝時則面諍其過當其仕宣帝時則進頌其功而勝之云云贊而狂矣詔書不可用五字尤近于悖其家禍也固宜
徐中行曰元帝時買捐之上殊

匡疏指武帝之失最切與勝之官亡異也而元帝或罪或否豈非夏侯勝非議詔書漢法所禁如買捐之直指其事則在所不問乎

陸接實樸守正四字概勝平生

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甌駱兩越師古曰甌駱皆越號東定蕞貉朝鮮張晏曰蕞也貉也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襄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師古曰况况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或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田

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母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師古曰見見於天子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其言為外人道之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

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愆前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愆。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日。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之。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

隆按京房傳以考課吏法一事到底

隆按漢人讀言伏後房案市案又接長于災變句一傳本旨茅坤曰此學術漢儒所共為罕聖傳會者而非庖羲以來本旨即如占驗恐屬左道爾

茅坤曰京房考功法惜也傳中不能載其辭條大略房之資既優數則其所為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師古曰。贛音賈。

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

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發。

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欲遷為他官也。二老官屬上書願

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

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主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

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

明。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

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

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

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

科條必有不安於人情者而傳亦云煩碎令上下相司可知之矣故曰利不倍者不變法

陸倕先提出石顯等用事為後指謂石顯張本

洪邁曰京房與元帝論幽厲事至于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後漢曰幽厲而可與言哉蓋天賦與漢而默察其聽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于如此乎不然房之言非不深切若明也而何曾不之喻也耶

陸倕房先開端反覆同難而後

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閑。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

免冠頓首指摘時事亦可謂納約自厲者矣。王應麟曰：宣帝之用事在宣帝時。為一陰之姤。至元帝時。為五陰之剝。京房不量其君之不明。而一旦欲去。之輩所不能去。之疾。蓋徒得易之數。而不明易之理者。

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改。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之。令。遠。去。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

茅坤曰房即以
此自為免官計
可也

衰衰曰推測陰
陽占驗似流于
讖緯術數之流
且曰臣竊悼慎
又曰蒙哀見許
詞大卑詔宜其
不能起石顯充
宗之敬
茅坤曰以下並
本焦贛六十四
卦更直言用事
之學然房自以
身既在外恐為
怨家所中而適
欲借此以開說
主上語所謂以
一髮繫千鈞也
得乎
茅坤曰此必石
顯輩從中為之

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如淳曰、令長屬、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
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
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三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
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
而乘消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臣疑陛下雖
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
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師古曰、官權臣蔽主之臣出之
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
許。廼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此上大大夫覆陽
而上意疑也。師古曰、覆、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
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
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臣前以六月中言。遞
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至其七

隆按引用趙高
故事言亦大體

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
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
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
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高威自
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
自以為恐未效而死。惟陛下下母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當正先之
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
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為
是為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也、蒙常以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
而爭。消息之氣不勝。疆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
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為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
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
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盡食臣

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廼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母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己。故為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師古曰。韋。立成也。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

茅坤曰。以傾危之具。處機佞之人。而又介於刻鏘之朝。譬則投火自焚也。

陸按。好律歷陰陽之占。句一傳本旨。

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若迺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

茅坤曰。此文不

可解

劉放曰王者忌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酉自刑若相刑可忌自刑不可忌邪言夏以乙卯亡般以甲子亡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儆戒故當其日黍食菜羹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何說湯武與及德勝殃乎今樂以丙辰滅紂以乙丑亡亦用辰丑為殃日爾

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為貪狼也。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為貪狼也。

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者同。賈氏說樂以乙卯亡，紂以甲子亡，喪，惡以為戒。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難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下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

寅午主之。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為惡。其氣精華嚴整，故為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

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窮則旁行，故為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下方，謂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強，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

公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

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時邪也。風日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之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時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用子不用甲也。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主人。故侍者為主。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

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

茅坤曰：此一類學非今陰陽家所知

所知

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正西
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為邪
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

也。即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邪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

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晉灼曰上言中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正來反我小邪故也即孟康曰巳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以自知侍者

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

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辰為常事時為一

行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邪來反我小正故也

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

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

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

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張晏曰情謂六情廉貞寬大公正觀情以律

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露之則不神獨

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

飢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

胡纘宗曰觀性以情觀心以性此心所以統性情也迺若以歷觀性以律觀情者得非漢儒之臆說乎
隆接唯奉能行之二句與上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句相照

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

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

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

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

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

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師古曰城郭宮寺及民室屋厭

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

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

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懼恒於心師古曰懼音千慮反

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臧振拔貧民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

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因赦天下

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

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

林希元曰災異之說專奪王氏及後宮過制切中膏肓始可為忠臣者其視谷永媚王氏專攻國姓及君身相去遠矣

王鑑慎曰八氣內逆則感動天地此正天人交通之理奉所獨見者也

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師古曰。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師古曰。賦。謂分給之。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

王鑿曰同姓異姓之說詞確而中。茅坤曰異姓按災異極論外戚人所難言者。林希元曰此段切中時弊。茅坤曰又按災異極論宮闈。

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皆灼日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張晏曰。春也。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庫也。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下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

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唯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乙未孝

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

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荅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

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廼深知道

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問卒其終始師古曰問空上復延問以

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

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

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廼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

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衆庶咸怨竊聞漢德隆盛

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

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

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

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又下

茅坤曰又按次異極論廟享

隆按徙都之說似無謂

隆按遷都正本應上不改其本

唐順之曰西漢之失國光武之都洛陽若奉能預知而預言之者豈識緯術數之學固亦能奇中也哉

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

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

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

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龍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

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

之權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居

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

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師古曰亶讀曰但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

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

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

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

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

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

隆按八世九主與上甫二世相

徐中行曰既膏其君又費其臣奉誠讞言裁借其拘泥遷都務使官能不入耳

陳仁子曰元帝之賢不如盤庚石顯之專難望周公未見其可

陰陽律曆之占知漢有百二之厄後必將都洛故其言曰因天變而遷都與天下更始欲因以厭之然不奉覺狂而愚也哉

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

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為主不得為世故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

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類也溷汙也音下頓反

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

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如因今丙子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

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靈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荅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

隆按好洪範災異學天文月令陰陽句一傳本旨

茅坤曰尋所指陳日月五星及河溢之災處可謂明天人之際者已數請抑外戚去邪佞而進忠賢以尊本朝似也已而實真等以言次異欲退丞相御史以進李尋解光因之朝譴泗水卒以崇禍豈其學溺于道者乎

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意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

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危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

家有中衰院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

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為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四門太微之四門也五

經六緯尊術顯士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翹夾少微處士為比為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處士儒學之官為太微輔佐也故次帝廷

劉敞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謂二十五舍災感往來無常

女宮在後。

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太微為天帝廷女宮謂軒轅星也。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

此。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

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

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垣

為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

也昔秦穆公說談諶之言任仇仇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

師古曰諶談小

善也仇仇壯健也謂鸛和子逢孫楊孫之言言鄭可襲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遂為晉襄公所禦而敗於殺三帥盡獲四馬使輪皆無反者談音隣仇音巨乙反。

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

師古曰百里奚三帥之後

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懼自言前有云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穆公用之卒成霸業。一

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

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天物盛必衰自

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

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

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

師古曰繇俗者謂若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

詩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

師古曰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

王維楨曰此數語皆王根誠為忠告

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

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

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庶

雄為桀大寇之引也。

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

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

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

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此獨未效閒者重以水

泉涌溢旁宮闕仍出。

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

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

缺天淵。

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河北天淵十星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

日數湛於極陽之

色。

張晏曰兼陽之宗故為極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

羽氣乘宮。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

為臣宮中央土地土為君今

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

師古曰水乘土言臣氣勝於君也。

雜也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

盛冬雷電潛龍為孽。

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幽囚之象也。繼以隕星

流彗維填上見。

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一丈若月始出所見下

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

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

師古曰言可延期得禱災。故屬者頗

有變改小貶邪猾。

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

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

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也。諸闕茸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

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趨。與。同。為主結怨於民。

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

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

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

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

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曉水。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

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

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

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

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

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師古曰。過。曾。也。食太官衣御

隆接見效與上頗效未效相應

陳仁子曰。李尋災異之對。歷歷指證。似精於雜數者。然此時王莽方罷大司馬。就徵凡兩月。而尋不知徵應在

此何耶。其後以漢家中微言之。无驗下吏滅死。一等徒。救煌。郡以災異進身者。以災異喪身。獨奈何哉。

隆按此一段。即日之變。應在人君。勸帝執乾剛之德。

府久汗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

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

采。唯棄須臾之閒。宿留警言。師古曰。閒。謂空際之時也。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

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師古曰。晷。景也。

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日。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

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

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

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

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

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

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閒差

痛。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

茅坤曰必有暗指
唐順之曰此即
谷永發宮之對

隆按此段即月
之變應在母后
勸帝親求賢十

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
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
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
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
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
光明陰
得施也。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闕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
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
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
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
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闕者月數以春
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
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
之所
由也。過軒轅。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
南大星爲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
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藥。桑之
擊。師古曰。音烏點反。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
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
矣。師古曰。杖。
附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
臣之任當得賢能者。唯陛下親求賢

隆按此段即五
星之變應在兵
寇內亂勸帝宜
察蕭牆之禍

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厭
惡。勿得寵異。令其盛彊也。臣聞五星
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
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
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爲帝。
填星爲女主也。當以義斷之。
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叩。張晏曰。兩宮。
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貫
尾亂宮。孟康曰。角初星爲天門。房爲明堂。尾爲後宮。蘇林
曰。常占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爲後宮之象也。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
發越。疾
貌也。庫。天庫也。孟
康曰。奎爲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
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
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
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厥
弛。動搖貌。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
蔽善。師古曰。進。其黨
類而擁蔽善人。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
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
堂。張晏曰。熒惑入室。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
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
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師古曰。微。
謂其事微。誅放佞人。防絕
萌芽。以盪滌濁滅。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

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弗師。

日、邪、與

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

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

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

來事之師也。閒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

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張晏曰。進於月

令也。師古曰。與。溫也。音於六反。

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

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

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

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

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師古曰。枹。擊鼓之槌也。音乎其字從木。

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

唐順之曰。此即魏相月令明堂

陸按此下又歸在順時上

之說

陸按此段即水之變動帝抑外親大臣

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

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

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

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

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

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吠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師

曰。吠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吠。廣二尋深二乃謂之澮。川。皆水貫穿而通流也。

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

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唯陛下留意

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

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

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閒

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

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

茅坤曰。尋能援河水之溢。以風外戚得進。言旨陸按此段即地震應朝无奇策固守之臣勸帝抑外親以舉賢才

唐順之曰。此即梅福之說

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遠達也材也陵夷謂積替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禮也而秣之也趨讀曰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

隆按此本字應上本強則精神折衝句

茅坤曰尋之抑外戚之言是時哀帝亦稍稍動心矣惜也當時王氏已久擁太后而有中外聲據之權肘腋之害也丁傅輩特眉睫之憂也尋不能於中分別言之豈其知天

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謂裁量而反之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

變而亦未深世故者歟

隆按用李尋亦好之句接上起下
徐中行曰尋前所言日月星辰順逆之度與夫時事之多舛外感之擅權皆擊整可聽何題匪於忠可之說散亂政事自惟斷斥將離答哉

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虔曰重平渤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日考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

隆按上疾自若與上幾其有益句相顧
李坤曰此固賀良失言而尋亦不能無罪矣

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

也皆蠲除之。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

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名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

誅尋及解光滅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

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

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

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

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

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疆臣罪辜不旋踵亦不

密以失身悲夫。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五終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六

明 吳興 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師古曰言蠡吾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為郡吏

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

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

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城上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

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

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

主名起居。師古曰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

將建奔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

遂接六人仕京輔並稱廉能而皆不得究其功業甚則有陷于大戮者雖一時在廷諸臣无有容之度而露才揚己亦其自取之耳若王章死于敢言烈哉丈夫也及不可同日語矣
唐順之曰前段重叙至京兆後却橫豎曲直寫專以京兆尹為精神故也
茅坤曰廣漢多材指而班掾亦極力摹寫而工矣
隆按此傳逐段敘透段結

盧舜治曰治京兆先案大案治穎川先制首惡此廣漢治行所以尤異處茅坤曰狙狴之見傾危之情又曰荆川嘗以破黨言而予獨謂非名二千石正大之體

茅坤曰匈奴中皆聞廣漢此即畏到都而胡兒引弓射之不能中之類

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師古曰原褚二姓也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訟牒記也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師古曰遺知其事由某人發故結怨咎也又教吏為詬箝師古曰詬箝若今盛入而不可出或箝或箝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箝音同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師古曰尉薦謂獎對而薦之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

石所及從後遂治渤海來

茅坤曰又別提且結前而起後隆接善為鉤距句是綱以下釋鉤距之義是目又按鉤距之術利用匪鉤距之術利用詭智申韓之故智

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僵也仆頽也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卽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日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音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示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鉤距也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買讀曰價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分家將財物贈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令處牢獄當一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

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
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
告語之。師古曰。謂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今之下符。呼人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

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
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

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
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

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

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

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蹤。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

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
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謂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

陸按以下敘事
錯落
茅坤曰廣漢好
調奸事故特奏
請游徼吏秩百
石

唐順之曰據破
霍氏及好用世

吏子孫事未必
享長壽聲諸事
之後蓋各從其
類也

哀襄曰事光子
生前而死即許
其失此是廣漢
心術不端處班
操下事光二字
有見

茅坤曰既已好
侵犯中貴而又
好用世吏子孫
此必欲倚之以
爲耳目者卽前
結簡之本術
陸按書法前稱
其能後稱其橫
見美惡不相掩
終以此敗句結
前起後

茅坤曰廣漢以
詞起功名而卒
以詞賈誅戮傳
所謂陰符經之
煞機相反者乎

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推破盧嬰。斧斬其門闕而

去。師古曰。度。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盧。所以居。嬰。所以盛酒也。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

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

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者。專屬彊壯蓬蓬氣。師古曰。蓬蓬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

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

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

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

興。文穎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

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師古曰。令就問之。不逮入獄也。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

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言力成反。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

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

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

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師古

隆按三事皆用
疑字此正莫為
持難處所以不
免于敗
黃震曰守潯川
部中震栗守京
兆發姦如神非
不一時大快人
意而元氣索然
况其善用鉤距
率先以詐令相
怨谷乎此猶其
探功之過耳光
在事光死死斷
其謂謂非傾危
微利可乎案姦
賢殺榮畜上書
告丞相謂非姦
私縱橫可乎然
則殊死之刑雖
漢法嚴懲非廣
漢自取之哉
王世貞曰京兆
尹按丞相丞相
不以為望而救
之帝必為感動
京兆尹免而丞
相之德益宏矣
廣漢之誅雖為
誅之相誅之也
隆按未獲姦為
京兆尹四句是

曰將對祭宗廟而先齋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答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擢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掉尾語又洗發
一番
隆按曉習文法
喜擊劍代後文
武兼備冷案
又按公廉二字
翁歸根本處
茅坤曰翁歸之
治在近刻傑與
廣漢相似而其
根本不同廣漢
則以好詞而為
傾危而翁歸特
以名籍而必刑
罰然不以行能
歸人則器識固
遠矣
隆按翁歸自名
文武兼備不嫌
於誇延年自以
能不及翁歸不
嫌於怯英雄本
色大率類此皆
非後世可及
隆按二用舉廉
應前公廉句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辭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閱孺部汾北師古曰閱姓也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也令坐後堂待見定國

唐順之曰翁歸
作用與廣漢相
似

盧舜治曰縣縣
有記籍籍籍不
必設以一警百
鈞距不必用此
叙其簡易處

隆接敘治東海
治扶風總以姦
邪罪名縣縣有
名籍句為綱領
而兩以大治句
結之

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首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藉。服虔曰：披，有罪者藉也。師古曰：解，讀曰解。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行音下更反。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郟許仲孫，師古曰：郟縣之豪，姓許，名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奔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弟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

茅坤曰：困辱之
合不得以金贖

唐順之曰：此與
廣漢異處
茅坤曰：翁歸之
政雖與廣漢相
似，而其根本所
立不同，此所以
令終也

隆接至未復點
出閣焉有治名
了前案而歸結
子田延年知人
何等結構
茅坤曰：延壽多
大雅不羣之略
而惜也，蕭望之
嫉賢而延壽亦
不遜

脫。師古曰：頸
猶率也。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苑師之屬。故曰：使斫莖。斫，音千臥反。責以員程，不得取代。師古曰：員，數也。計其人及日數為程。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師古曰：鈇，斫莖及也。使其所或謂為斧，或云鈇鈇皆失之也。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二輔最。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遺失，故為最也。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猶上也。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師古曰：謙，古以為謙字。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師古曰：右，猶上也。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

陸按田延年舉尹翁歸魏相薦韓延壽班史並首紀之著其得人云

陸按治甚有名一句虛語以下即其實又按退提廣漢相形

唐順之曰延壽為政略似黃霸陸按歷召郡中以下正與廣漢相反處陳璠曰延壽改廣漢之治黃霸因延壽之政而穎川皆治因革當也茅坤曰延壽守穎川則反廣漢破黨之故指而為和睦黃霸守穎川則因延壽禮讓之善治而無異同

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遺上也。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

令按其一作興唐順之曰前穎川後石馮翊總括在此又曰大率延壽好施張令按學宮一本作學官鄉射作鄉社

陸按史聞者以下三百字與延壽痛自刻責自字相應

唐順之曰此下才退東郡事

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瘖。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音於今反。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師古曰。遣。視之。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

茅坤曰門卒奇而太守因之以謝過又一奇

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

陸倕閉閣思過。即上痛自刻責。意

茅坤曰以上辟延壽德行大要。以下次延壽所蒙禍處。

陸倕接望之始。為詔附魏相致。廣漢於死矣。延壽之賢而又。交致其罪。竟坐。乘市休休有容。之度果如是乎。盧舜治曰延壽。許望之與趙廣。漢許魏相相似。何其倒行而逆。施之。

唐順之曰東郡。事適在按事時。叙之。

茅坤曰按御史。所劾奏延壽事。

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己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之。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紉方領。晉灼曰。以黃色。案作直領也。駕四馬。傅

並撫拾行際時
聲名之過耳豈
得以上借不道
案坐之而望之
卒為石顯所陷
而死豈非天道
好遠哉
令按備一作前

總建幢檠。李奇曰：戟也，音灼曰，傳，善也，總，以緹繪飾，鏤鏤也，建立也，幢，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翬尾為之，亦今纛之類也。鼓車歌車。孟康曰：如今郊祀時，車上鼓吹也。師古曰：郊祀時，備法也。功曹引車皆

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曰：旁音步，派反。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試射堂也。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服虔曰：噉音叫，呼之，咷音濼，濼之

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從。師古曰：鞬，弓衣也。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簡。如淳曰：簡，盛弩

鞬，即兜鍪也，簡，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鞬音丁奚反，鞬音莫侯反。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盜駝。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駝

不見也。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師古曰：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鐔，劍喉也，又曰：鐔，似劍而小，隘，鐔音淫。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師古曰：假，謂願貸也。

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

隆按前既無狀
指上試騎士一
黃髮曰延壽為
吏上禮義好古

教化煥然三代
之遺風乎其守
馮翊也恩信周
徧二十四縣莫
敢以辭訟言者
孔子所謂為政
以德有耻且格
非欺而以僭上
不道竟坐棄市
望之傷善忌能
之罪於是大矣
隆按末句是掉
尾語
茅坤曰：敝之材
指大略於所上
書已見其概而
班掾叙次點綴
如畫

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延壽

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二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

為吏，以己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眾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

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畜夫之類也。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為太僕也。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

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與，故但言屬車耳。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

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喪，而昌邑小輩先遷。李奇曰：挽，錄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

王禕曰敵與魏相蕭望之皆不得志于光者也光薨之後三人上疏言霍氏俱援季氏專權為固然相望之所言若未能除私意惟敵辭正氣平又善于處事惜不用也茅坤曰西漢第一等奇疏

有忠言宣帝徵做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興之用度也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做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做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衰音初為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子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迹譏世卿最甚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

與德秀曰張做之意在于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其時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誅故雖善做之計而不行

袁襄曰以忠孝自負亦見其平

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做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值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做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亶亶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二千

生大志疏請膠東不辭煩劇傲異能吏哉

隆接天子徵傲與前不傲也相應

劉敞曰下官上名尙書謂補縣令然則三輔尤異如此

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間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傳。左馮翊有二百石。本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旨甘。耳非憎

唐虞之曰又折一履

隆接前後四疏曾有直言敢諫之風。字字有裨于君國。以故班史悉書不遺。茅坤曰。借故太守相影而品次有倫。

盧辯治曰。敘其治盜法。賢于尹翁歸。

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傅母。師古曰。輜軒。衣車也。輜音借。又音楚疑。反。軒音步。千反。又音步。丁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文穎曰。謂衣裏結束綢繆也。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今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滯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會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師古曰。溫。厚。言富足也。童騎。以童奴爲騎而自從也。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貰。後也。把。執持也。音布馬反。令致諸偷以自贖。師古曰。致。至也。引至於官府。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

駭願壹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 敝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

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師古曰、赭赤土也 吏坐里閭閱出者。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

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

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敝為人敏疾。賞罰分

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 其治京兆。略

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敝本治春秋。以

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

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

也。言人衆之多也。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

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敝為久任職。敝為京

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敝無

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瓌曰、在章臺下街也 使御史驅。自以便

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圓。即古之便面也。 又

陸倕中間挿入敝為人一段概論其生平且與廣漢相形此步驟大史公處唐順之曰此張敝小傳也黃震曰敝能吏也而以經術自輔不醇用刑罰其守京兆也惟廣漢與敝為久任職班氏稱其治略循廣漢而致姦穢伏不如嗚呼愚以為此其所以勝於廣漢歟

陸倕借蕭望之定國兩人相影陸倕班史敘此處一如太史公敘程李兩將軍法

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孟康曰、惟音調、北方人謂嫵好為詡音、蘇林曰、惟音嫵 有司以奏

敝。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

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敝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敝與定

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敝出為刺史。時望

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敝終不過郡

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

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而敝奏獨寢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敝故留所奏事不出 舜以敝

敝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李奇曰、絮音舉、師古曰、賊捕掾王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反 舜以敝

劾奏當免。不肯為敝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

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敝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

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

敝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

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敝教。師古曰、編

茅坤曰宣帝不欲以案察察一節收坐故追論其憚黨所以薄其罪也

隆接抱鼓數起應上抱鼓稱鳴又按案在所與上亡命相顧

聯也聯之於章前也 自言使者使者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敝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 卽先下敝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敝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還其本縣邑也 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敝敝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 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敝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者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敝也 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忠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敝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敝拜為冀州刺史敝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敝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 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

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 吏逐捕窮窘蹤迹皆

入王宮敝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

屋重轅中蘇林曰轅椽也重轅重勢中師古曰重勢卽今之鄰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轅音老勢音扶分反 敝傳吏皆捕格斷

頭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敝自監護吏而捕之 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

法削其戶敝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太

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敝先帝名臣宜傳

輔皇太子以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敝能吏任治煩亂材

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敝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敝所誅

殺太原吏吏家怨敝隨至杜陵刺殺敝中子璜敝三子官皆至都

尉初敝為京兆尹而敝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

號為難治敝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敝使吏送至

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

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說杜後惠文以纁裏鐵柱冠

隆接枹擊非師傳之器句當與上敝无威儀處看正文字血脉

兩角以解鹿為名耳。師古曰：繡即今方目紗也。繡音山爾反。卷音去權反。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

法治梁。吏還道之。傲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辯治梁矣。武既到官。其

治有迹。亦能吏也。傲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傲。

然政事不及也。竦死。傲無後。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

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二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

事。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皆曉其事。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

為守屬令監獄主囚也。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也。治尚書

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

刺史從事。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舉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

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

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妬

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

唐順之日尊。以剛毅成功亦以此廢。又曰此文節節生情。黃靈曰尊能吏所至卓有可觀。

宋祁曰妬當作妬。

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詢書有此造獄事也。尊於是出坐

廷。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

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以高第擢為安

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彊

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

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師古曰：更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為治者也。明慎所職。

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谷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

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闡內不理。無

以整外。師古曰：闡門。極也。音魚烈反。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

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

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

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

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意丞致戒張輔。令輔繫獄數

劉敞曰自長安上雍不過魏過字是史家誤。袁襄曰一出教告屬縣一出教。敕掾功曹如是。而有不能應屬。從參如張輔者。方正之罪。尊得治贈矣。唐順之曰大率尊剛勁侃毅人。於此可見。

宋祁曰當作以賢為上。

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

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校尉

主轉運事而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尊。

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部署。會赦免

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郿令。師古曰。右

音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應

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環曰。郯。山名也。音來。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

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

日驅之。師古曰。驅。馬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

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為東

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傅相

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

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相鼠。鄭風篇尊曰。毋

名刺。無禮之時也。

徐中行曰。處。王不細不亢賢

馬順之曰。以客形。庄便古雅。繼

王維楨曰。尊自言勇者指歸舍就舍等事也

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王怒起入後宮。

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

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

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

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

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

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陽。為好語也。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

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師古曰。謂尊所。謂正得其情也。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

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張晏曰。太后名也。奏尊為相。倨慢不臣。王

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

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

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

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

隆按。次初中書一段起尊劾匡衡張譚案

陳仁子曰匡衡
阿附石顯幸成
帝素知其惡所
以衡得乘其機
而奏徒以死者
帝非知顯之惡
則衡之附顯者
終其身王尊之
奏所以誅衡之
心者也帝不以
尊言罷而後乃
以取封邑罷捨
大奸而問小賊
宜世無所警懼
而阿附王氏者
紛紛也
隆按尊劾衡
不以時奏白顯
惡亡大臣義常
矣而曰其言尊
臣卑君則顯殺
望之戮猛誅房
皆事實也且衡
固賢于終不劫
者而成帝以此
遂免之而徙去
以死則衡一
奏之力也假令

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師古曰皇不復典權衡。
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
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嚴而恭亂而敬
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
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
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
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楊著先帝任用
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
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衡與中二千
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
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百官共職萬眾
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
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

衡與而奏于元
帝優游不斷之
時徒與區之輩
供受其毒耳矣
益恨故謂此
兩人者當劾其
前日阿顯之迹
而不當錄其今
日凌顯之心也

隆按贊言尊請
詭不經好為大
言謂此兩事爾

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
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
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
前事猥歷奏大臣。師古曰猥多也曲也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
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
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晉灼曰拜故弘農太守傅
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歲餘不能禽或說大
將軍鳳賊數百人在穀下。師古曰在天子策穀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
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
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閒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
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
官假佐取內郡也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
史書佐給諸府也。師古曰尊又曰
人事。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尚書矣

茅坤曰尊此著非是

劉敞曰御史大夫忠張忠也

隆按吏民多稱借之句結上起

唐順之曰歐文甚古而嚴

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閒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姍上。師古曰。姍。古也。字。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號州湖城縣取其名。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既為雁門太守。甄遂河內太守也。羣盜竄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獨除。民

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斲張禁酒。趙放。蘇古曰。漢音矩。音灼。日。斲。張。樂酒。趙放。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

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也。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

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

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師古曰。引。厲。音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

搏其頰。師古曰。搏。持頭也。音才兀反。搏。擊也。兄子閔拔刀欲刺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謂

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

不敢犯。讒人閒焉。斥逐奔楚。秦聞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指。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

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

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

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

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

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

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之域。

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令。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一也。

隆按尊治行之詩及御史大夫

所以委尊之故不書于敘事中却于湖三老松文見之

徒也。空也。不可空然而止也。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

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

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

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祭水也。祀水神河伯。尊親執

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

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

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

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

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

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

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

兆尹。坐更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

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隆按尊之勇節。從如尊乃勇節來。哀寢曰。用而廢。廢而復起。諸難。歷試所至。賴以才能。稱尊其吏治之最優者。使置之輔弼。其相業必有可觀者矣。

陸按名敢直言句是大綱領

胡權宗曰章雖風所舉而不附風正其卓見處而史曰非鳳專權不親附風過矣
陸按王章始陷于石顯繼陷于王鳳而敢言之氣不為少屈烈丈夫當如是矣又按班傳王章不甚關置而死于剛直之懷却于妻女語言中見之殊為奇妙

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叩。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問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我君素剛。先死者必

陸按傳未復提章為京兆數句蓋重傷之云

劉子驥曰趙廣漢為京兆告丞相魏相韓延壽為左馮翊劾御史蕭望之皆坐誅故班固謂許上不信以失身墮功廣漢採術始終如此其死有也延壽平生謙遜和易所在有稱一發不中遂陷大戮豈其平日所為出于矯揉耶抑不忍一朝之忿遂掩其終身之美耶是以君子慎其微也

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自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許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絜己。為近世表。張敞行術。履忠進言。師古曰。行術。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賄之名。王尊文武自將。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六終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七

明 吳興 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音公盪反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舉

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以

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師古曰過殿門不下車也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

臣非是左遷為衛司馬。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環曰漢注有衛屯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

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

下行衛者。蘇林曰衛尉官屬也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

尚書責問衛尉。文穎曰由寬饒以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由是衛官不復

陸按七人皆剛直之士而多以自得罪故同傳茅坤曰七傳並法而潔而其操體緩詞處多風致

許應元曰文說亦非也蓋上謁辭闕庭耳尚書主通章奏故得責問衛尉若今

之報置是也上
奏辭即上賜辭
也往時不辭辭
自寬饒始故自
是衛尉不敢私
使司馬侯也先
置衛者當出則
輟其宿衛之事
也如說亦非
陸接由是衛官
二句與上先是
特衛司馬二句
相反對

茅坤曰次公之
以法徇衆如此
不已急乎
陸接此一段厥
寫曲盡與太史
公敘漢夫傳相
頗頗

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
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
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曰：以其峻，刻故有不用者。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師古曰：言供備役及為使而來者。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始第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言自尋抗無所屈也。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

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鬪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所經歷也。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成北邊。蘇林曰：子自行成，不取代。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師古曰：凡人皆怨之。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奸音干。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

陸接寬饒為人
一段一揚一抑
用二然字轉換
得妙
又按剛直二字
是一篇骨子
茅坤曰：孔子三
惡次公有之矣

陸接先插入王
生予書而後敘
寬饒上書之故
一一與書詞相
合此敘事之妙
盧舜治曰：王生
之書取其智次
公之封事取其

論鄭昌之頌取
其義

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
顏說未盡
與德秀曰此蓋以危行官孫曰寬饒也然則官帝之時可知矣
王生蓋智士吏逸其名惜哉
茅坤曰次公引言及此似迂贅黃震曰寬饒奸以為直不孫以為勇無忠言論可益人國者而以不得遷失意致發為憤激之論至稱五帝官天下云云嗚呼是何言歟

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拂。讀曰。彌。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蹤。師古曰。遽。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戮也。用不嘗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嘗。與。贊。同。不贊者。言無贊也。可以此之貴重之。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師古曰。挺。然。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好。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禮。也。以法律為詩書。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教化。也。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怒傷寬饒。

下之誅非不幸也

劉奉世曰頌謂自頌之頌
胡寅曰寬饒之化坐怨勝歎曰宜帝加之之辭也坐求神歎曰人臣非與心安敢請天下於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之深也曰上方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任宦官而寬饒曰以刑餘為周召此兩言者蓋宣帝之為人是以殺之
茅坤曰豐仇直而少學術
遂按剛直二字是一篇骨子

茅坤曰漢注司
錄校尉得舉節
轉公卿重臣

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控。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師古曰。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問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問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

師古曰乞哀於天子也 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

曰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

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

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師古曰卒讀曰猝使論

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日之命不待時而斷

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

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

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

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

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

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為君也今陛

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

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顛之也師古曰善善惡惡謂惡人也勉處中和順經術

盧舜治曰豐舉節下時待中所請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奸臣之首也書辭激烈感人

茅坤曰此必收豐節之書也

玉繩曰言廷不用而豐復上書味明哲之智矣

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
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
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向少己且攝位而卒為桓公所殺叔
武弟而殺於兄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匡率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

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即是屈原也然猶不能自
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
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

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
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
猛上不直豐廼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

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
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
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

茅坤曰堪猛以經術忠誠為重臣而豐亦勃之非獨不信於君父抑且違公議矣黃震曰豐以司隸收許章而去節豐於是乎可以去矣何待詔御史之及哉王應麟曰豐名

為特立剛直勃外屬許章似不長強禦然于堪

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也。堪猛之美。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

曰根也。慈焉得剛諸為豐以之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賁令。蘇林曰賁音肥。東海縣也。上書言得失。召見

剛諸為豐以之

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

諫立趙婕妤一節以其關國體之大也而幸慶

仔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

忌廉慶師丹谷永之忠直亦因以附見云

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

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師古曰。謂夜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

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羣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羣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太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更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俱上書曰。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失道之譽。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衆也。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師古曰。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悅豫也。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劉輔之言但列陳帝王之迹而婉曲故廣木與人之語猶未至於觸其憤者

陳仁子曰成帝喜王章言王鳳致之死成帝怒劉輔言趙后之事而乃不引帝致之死即此二事便見王鳳之權漸盛而趙后之寵漸衰雖然輔亦宗臣劉向之亞乎茅坤曰掖庭獄即宮內所繫治宦寺者也而其工獄亦非朝廷都官之所

隆按首次崇與王家相嫁娶伏後奏崇與宗族通案

隆按公直二字是一篇骨子傳未以臣心如水句束之又有明鎖

隆按草履履聲本細事也而紀之者歸寫君臣相得之景象也

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論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矣蘇林曰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徒繫輔共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亦娶也祖父以嘗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淳曰丞相大車屬如今公府御屬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執曰革生曰革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

隆按犯人犯神應上逆天八句

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傅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也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師古曰案者即案詔之文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邪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讀曰導惠澤茂焉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師古曰皞小雅黎義之篇皞字與昊同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師古曰殊異也惡愧也音女六反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數

盧壽治曰孫寶為學上書可經之于此

黃靈曰輔以諫立飛燕罪崇以諫寵重寶誅漢事去矣

隆按此傳逐段直叙

茅坤曰其言似遜而意實仇隆接前後不相副不特此事為然如前刺益州則奏屬商後尹京兆又貨杜穉季前遺吏迎母後又自言營妻子並其不相副

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決者多交通賓客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平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鄆音偃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

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設備侍師古曰謂像備器物也後署寶主簿

寶從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

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

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

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以為寶適可為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以為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

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文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

可訕身訕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

處隆接寶直二字是一篇骨子

茅坤曰此則寶之解亂之器而亦不可因之以彈劾屬商也

茅坤曰漢外戚欺罔至此

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

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

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

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

師古曰由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

率當坐者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

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

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占音之墾

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物謂為草田

占云新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曰受其田而準價價直也錢有貴一

萬萬以上師古曰增於時價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

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

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如淳曰度過也過立

而用。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文叩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師古曰。叩。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師古曰。言不。穉。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委。屬。商。事。也。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遣之。

陸按穉季者以下詳默然之故
王維楨曰寶前以劾奏風商將紅陽而後以淳于長所託庇杜穉季豈與章選異哉剛者易擢自古配之矣

陸按前次益州吏民既多陳寶

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眾口謹譁。終身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具。言。恐。懼。改。節。之。狀。也。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師古曰。睚。音。涯。皆。音。才。賜。反。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那。將。之。命。分。當。相值。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師古曰。以。當。熊。事。愆。而。嫉。之。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搗缺。以揚我惡。師古曰。搗。缺。謂挑發之也。我當坐之。上廼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

功效已守漢陽吏民又復稱之故今雖閭閻勿問竟歲而威名素著吏民尙未敢即欺明府也前後意脈相貫

陸按穉季遂不敢犯法至死于一了結前案

陸按自故吏陳文至此可露文一傳

王維楨曰傳喜不敢內附太后

而以固爭于帝亦賢矣

實難曰孫寶能吏大節不撓常孔光等惡隨賊非功德時從容折難可謂處塞之松栢

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也。而考問之也。榜音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言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以寶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為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師古曰。周書君陳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與是也。兩不相

臣祖康曰使平帝之廷臣曾如孫寶則漢何自而亡

隆按此傳直敘君房諸疏而人品自見

限仁子曰觀哀帝之寵重賢封侯食邑假以天子之官重殿洞門假以天子之

損者一言俱有分名也。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

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哀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諄。感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也。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

仇為諸長。師古曰。諸。瑛邪之縣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跡也。言承。踵。故事也。與參謀議。奏請隆為

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器。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

居東國秘器又假以天子之禮今至假以武庫兵器若帝不死則與舜禪讓之爭戲戲服從空置酒數語未可量也毋將隆可謂忠於其主者王整曰此奏詞嚴而理正

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與缺也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錢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價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師古曰露奏也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為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

黃震曰隆劾許賢奏傅太后不

附王莽可謂超于流俗者茅坤曰光附莽而排陷隆何以自立于天下

黃震曰並為吏尙嚴而清潔無私盧辯治曰何並傳內叙其處王林卿鍾威趙季李欽等聲事舉寫出經權並用凍涼風裁吏也

隆按先次殺婢婿劉建鼓二事為後聲罪張本

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太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立。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立泰山太守。及尙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為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叩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先封叩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卿通

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

單。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埋冢舍。師古曰婢婿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並具

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卽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

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置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

林卿迫窘。廼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師古曰。襜褕。童騎。童奴之騎也。

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廼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眾庶謹譁以

為實死。成帝太后以叩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

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類曰。宣美風化使者。是

隆按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而叱吏斷頭持還。其矯名耶。並于

是失刑矣。茅坤曰。漢令縣令得以注斷侍中頭。何其怙威之暴抑至此。

隆按插入嚴詡形並之剛

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師古曰。臧。積也。師古曰。臧。積也。師古曰。臧。積也。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臧。積也。師古曰。臧。積也。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廼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廼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維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師古曰。先。為遺令也。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

隆按三人非負太守。即上罪在弟身三句意。茅坤曰。驅威入關。即前語林卿無留界中之意。

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賻。終者布帛。曰賻。音附。葬為小椁。寬容下棺。師古曰。言止作小椁。寬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臣讀曰。

何喬新曰班祿作漢書范曄稱其不抑抗如蓋寬饒之事主抗言而為狂警者也則以為邦之司直此不抑抗之跡也
隆按諸人皆以剛直名故贊詞亦引剛直二字

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
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警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以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汗於冀州
孟康曰河下也師古曰母將隆為冀州牧與史立丁立共奏馮太后事是為汙曲也孫寶撓於定陵師古曰撓亦曲也謂受淳王長託而不治杜稔季也
況俗人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七終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八

明 吳興 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茅坤曰傳本直叙而望之所自立朝本末與恭顯輩所以陷殺之甚屬悽慘隆按先叙望之好學見其事業根本處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如淳曰令郡國官有又從夏侯

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之與服也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

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

去刀兵兩吏挾持師古曰索搜也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問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

隆按獨入王仲翁伏後案

劉子登曰望之不屈霍光而甘於抱關孫資不屈張忠而安於主簿後卒為名

臣士之行也必正其始

茅坤曰光於是時能折節以下之而海內歸心矣惜也貨以賤而卒沮望之之用

隆按借仲翁之得志形望之自守不數語而人品高下了然

劉安世曰帝在民間聞雞走馬

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

師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

是以天下之士

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

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

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

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署小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苑東門候

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

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

師古曰倉頭廬兒之給廬役者也

車趨門傳呼甚寵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趨也下車而趨門傳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

顧謂望之曰不肯

錄錄反抱關為

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以違括執政不得大穴而守門也

望之曰各從其志

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

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

子山領尚書

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傳寫誤爾

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二年夏京

師雨電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

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

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

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

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

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

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根也唯明主躬萬機

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

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

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

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

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它職事試之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

累

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

望之寢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

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而當時賢人與民疾苦皆知之蓋留心久矣所以為漢賢主真德秀曰考孝宣在位二十五年災異衆矣而見於臣下之論奏者惟望之此對而已

隆按蕭生此疏明指霍氏而詞意却委婉如此深得諫爭之體又按韓延壽傳望之為御史大夫以怨坐延壽子理此疏譏切霍氏未必不修其不禮之怨云

許應元曰諸注失本意蓋望之以高者請於丞相御史或以為揀史其次者九卿乃辟用之皆令試事滿歲乃以其任職之狀而補官選擢

耳是時兩府九卿皆得自選召擢也

其是時兩府九卿皆得自選召擢也

其是時兩府九卿皆得自選召擢也

茅坤曰倘令今時亦按此法亦足以綱豪雋而究中外得失宜帝之知望之大略近文帝之知賈生劉子章曰此疏有激而言非通論也
呂祖謙曰汲黯蕭望之之不欲補外蓋心在王室發於至誠非重內輕外之徒也

隆按欲紀望之與少府諸先捕入獄所上書然後文有頭緒有開閉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師古曰。更。猶經歷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縣官。買。日解。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臯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

唐順之曰自是儒生語
隆按望之之議固是正論然必不得已而偶一為之是亦職命納金貨亦可兵之意欲之議亦不可盡非也第可權宜于一時而不可以為經常之制云爾

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即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務益致穀以豫備

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師古曰。函。與合同。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第。竭死。以救父兄令。

蔡沈曰敝之議
初未嘗及夫殺
人及盜之罪而
望之等猶以為
恐開利路以傷
既成之化會謂
唐虞之世而有
是贖法哉

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
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
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
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
谷間。漢但令舉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
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
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
法重。故常欲除此科
條。今因此命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
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禮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
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銖。鈔即銖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銖。劓辟
疑赦。其罰惟倍。刑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銖。大辟疑赦。其罰千銖。是其品也。
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阜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
服。至朝皆著阜衣。嘗聞
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
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

陳仁子曰。敝官
願令諸有罪非
盜受財殺人及
犯法不得赦者
皆以差入粟此
與罪者不同而
除罪者不同而
亦未至如望之
所謂天漢之變
者蓋贖其所可
贖而不可贖者
亦不贖也。夫贖
法不可廢也。然
以刑人則可。而
顯然以自利則
不可。

劉敞曰。與兵書
云軍與

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
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
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師古曰。惟思也。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銀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天絕天
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自此以上。令甲之文。固為軍旅卒暴之
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猝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
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貨。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
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遺繡衣
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興。與之法也。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
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
破。轉輸畧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
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
之王號也。翁歸靡
其名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室女也。結婚內附。畔去

陸倕考異云烏孫傳謂在元康二年此云神爵二年則元康二年望之未為鴻臚蓋誤神爵為元康也

徐中行曰帝王之待夷狄惟存吾有常之心而不幸其無常之災此中國之仁義所以異於夷狄也望之之言可為後世法

李坤曰案仲叔向以來事君大陳仁子曰望之引春秋以對大

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癸卒晉士句帥師侵齊

我也使宣帝能如望之之言亦三代帝王用兵之仁矣

至穀聞齊侯卒句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

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

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

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

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

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

丞相丙吉年老仕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

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

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

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

詰問望之師古曰三公同共問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

繇延壽師古曰繇音嬰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

故恐獨疑其以
此料上旨蓋人
主以瑞應為夸
則必以災異為
障宜其歌頌者
雖聞而論爭者
希聞也
劉奉世曰此直
謂安能為我之
父輕之之辭
茅坤曰望之雖
明經循然太抗
故上下不服

隆接通經術直
應前明經持重
句

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曰。不為前。後之差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疋以上矣。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惲也。命惲授太傅印。而望之以大夫。

隆接以論語
服授皇太子直
應前又從夏侯
勝問論語禮服
句
隆接先敘黃霸
于定國讓引起
望之

荀悅曰詩云自
彼氏羌莫敢不
來王故要荒之
君必奉王貢若
不供職則有辭
讓號令加焉非
敵國之謂也望
之之讓借度失
序以亂天常非
禮也

隆接胡安國謂
荀氏為此說蓋
知內外之旨明
于馭戎之道者

印上。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僇。靡有後言。師古曰。僇。古愆字。後言。謂自申理。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言逸書也。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以容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

隆按此下引史高國堪伴望之

王維楨曰望之本以明經術見重故所選更生等亦用明經達學

茅坤曰宣帝方亟法律而望之豈得以經術之持奪弘恭石顯之任用假令古之賢達於此必有下著處方可對局
盧舜治曰望之此議所以起高恭顯三人階殺之端觀大與高恭顯件一句書

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意納用其言。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誦。師古曰。言其不能持正。故以此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

法自見
劉子驥曰史稱元帝優游不斷正指此迺其後恭顯望之召置廷尉免為庶人誡之牢獄又何勇決耶蓋由聽受不明故忠直之言難行讒昵之言易入茅坤曰鄭朋本俠邪小人而望之於其奏記也遂為其所詭惑引之清要已而稍覺須以計慮而遠之於外可也願一旦絕之令得以開戶內射遂結高顯相為朋黨以殺其身悲夫

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朋所奏之章示堪也。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懼喜。咸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任威得其人。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不食。追周召之蹟。然後已乎。撫讀曰。模。其字從木。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海吳王之。弄國而耕於臯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臯澤之中。修農圃之疇。師古曰。美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田曰。疇。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朋之所云。蓋謂此也。埃。待也。沒齒。終身也。黍。草器也。音徒鈞反。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為高行也。蹊。徑。謂道也。音奚。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

區底厲鋒鏑

師古曰鋒亦端也鏑亦箭也

奉萬分之一

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

師古曰與

之相見納用其說也

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

師古曰短謂毀其短也

言許史過失後朋

隆按插入李宮形朋所以怨恨之故

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

黃門郎朋楚士怨恨

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

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

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

史事即上官許史子弟罪過也

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

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

史事即上官許史子弟罪過也

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嬌等待詔

行汗濺不進

師古曰濺與濺同

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

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

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

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

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

劉安世曰望之為太傅宜以知

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

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

後可以為人主今乃惛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所以輔之者何事也

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

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

諸嘗上疏云皇太子所圖書多矣而未深知循數此亦不為無

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

其赦望之罪

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

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

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

隆按至此猶不遺經循二字班史細密處

道以術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

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

牙坤曰此必恭顯所指授之者

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

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為將軍輔政

立此讀而白之於天子

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

洪邁曰師傳大臣進退罪否人主當決之於心何謂謀及宦者且望之先時已會下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忍恥對吏將遂以恭顯之議為退耶
陳仁子曰元帝子望之未死不能固交既死又不能明新舊凡前所以爵之者適以趣小人之殺之也噫
真德秀曰元帝無剛明之德故不能終全師傳之恩後世人主所當戒也
劉子登曰三長史謂殺張湯武帝後殺三長史恭顯謂殺蕭望之元帝竟不加罪此人君之所以責其斷也
孝坤曰元帝不以時誅恭顯何以謝天下

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寵思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非頗誦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夫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

以時誅恭顯何以謝天下

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為御史

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而育為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之考第高下而

漆令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最居下也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

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也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左右若今言蜀人也及罷出傳召

茂陵令詣後曹如淳曰後曹決曹後曹當以職事對師古曰恐其為漆令之言故欲以職事責之育徑出曹書

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

衣男子耳何須遂趨出欲去官明日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

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

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

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強也

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

隆按扶風怒育一言之失傳召詣後曹過矣雖育寧去官而不辱也而明且官屬且拜謁車下矣杜陵男子哉隆按杜陵男子不甘辱之意師古注恐未必然

茅坤曰育始也以王鳳得卒也以王鳳失可為太息

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日南郡盜賊羣輩為

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

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尙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

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為御史中丞

時朱博尙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

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

隆按本前後叙陳朱而中間又插入王貢則以述長安語故波及之云

隆按末叙育交友一節而結之曰世以交為難無限感慨茅坤曰博以巧捷而育以剛正此所以交之不能也

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

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

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

吏二千石者六七十人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師古曰間隙也及至

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古曰圖謀也哀哉不然望之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隆按此贊詞簡意足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八終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九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冷訓點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

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

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以降趙。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

長平。宗族繇是分散。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師古曰：帥音

作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

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

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

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

隨按：謂馮氏父子本末蓋奉世之報不足酬其功而野王之位不足稱其才云。又按：敘世系法酷似史記。盧舜治曰：馮奉世甘延壽事同。矯制而賞異封侯。傳後入杜欽。追訟前功一疏深為有見。

後約言曰言前使辱命貪汚將以揚奉世也

隆按賀將軍所舉得其人了結前兩舉奉世舉劉奉世曰此馬名曰象龍

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焉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音素和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敵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黃震曰莎車叛漢奉世矯制攻之大率與陳湯事相似而無其跌擣之過牙坤曰望之此議非是隆按賀奉世以爵士矣即下令曰八臣出疆而擅矯制者有如奉世斬莎車王始受賞不然者罰則莎車寧有二王哉如是則自無生事蠻夷者望之之議過矣

止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士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送也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止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會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尙有此姓而多音先冉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師古曰一石重二百餘錢也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饉朝廷方以為憂

而遭羌變。立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如淳曰：轉推也。淮南子曰：內部轉車而餉，音而隨反。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晉灼曰：犀，堅也。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為冠難也。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應也。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

隆按臣恐以下意迫切而詞委宛

牙坤曰：到此緣知奉世所策邊情為當。隆按請益三萬六千申前可用四萬之說也。而天子為發六萬則敵于所破而從其法當倍用六萬之數爾。

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二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名。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阪也。降同者阪名也。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攻戰為畔敵也。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羌虜，不測其形便。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

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也。詣，詣軍所。非為劉也。師古曰：助其守。今

發二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欽飛，設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索，噶種。劉德曰：噶音辱，羌別種也。設者，謂能張弩者也。噶音工豆反，索音力迥反，噶音乃設反。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師古曰：創艾，謂創也。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

陸接篇中用決字凡六處脈相貫

陳仁子曰：奉世知制諸國以破莎車者，特優待而成功及其討

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

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

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薨。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鄯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認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左將軍奉世以衝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竟。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城諸國為城郭而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

西羌三姐也，欲拜月而奏凱，迨至遇敵稍勦，而欲增兵遣將，共討而欲自將軍，書救費元帝之待之者，其辭峻厲，與宣帝待充國不同，嗚呼！以奉世為有功，則可以奉世次充國則不可。陸接插入任千秋一段了結前案。

茅坤曰：借他傳發胡奉世戰功亦一變體。

其德秀曰：宣帝雖不侯奉世而光祿水衡之拜則不敢後及元帝世歷九卿將軍功名為宣帝之亞是皆宣帝之亞是皆宣帝也。若湯者非惟不侯又以微罪數遭排擠此向永諸人所以繼

頌其冤也。使元帝能如孝宣之處，奉世則雖不加爵土，亦何憾之有？

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

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此罪則郵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

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竟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

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

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

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趨，趨也。謂悉所趨。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

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國，難也。謀，除國難也。成功白著，為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也。獨抑厭

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

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為元帝

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

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

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

頌其冤也。使元帝能如孝宣之處，奉世則雖不加爵土，亦何憾之有？

事即前大夫出，二句之謂。

茅坤曰：古之議，疏如此方能動。

朝廷，隆按此段運用，九則字文，數錯，落句法，頗挫。

茅坤曰：奉世沒已久，而故知已零落無存者，以故不復錄。

官。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

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為不可許。後以

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

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

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被劾趙都。師古曰：都，設制人而為掾也。設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劾，音訛。初反。案

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

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

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

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

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

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

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

隆按：帝不能為此言，乃石顯之謀也。其事具顯傳。

又按：前漢且不避嫌，以其子薦而天子乃以后宮親不官野王。

耶則王氏已相繼為大將軍，封

五侯矣

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如淳曰以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

茅坤曰杜欽奏記佳
陸倕奏記分三段一段是失輕重之義一段是

遊關疑從去之意一段是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

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

賜如淳曰予予告也賜也賜賜告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

省刑之意夫二最予告令也即古曰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

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

事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

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甚違闕疑從

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

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

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

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至孫坐中山太

后事絕

遂字子產通易大常察孝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

光祿勳千永舉茂材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

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溼病癘。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癘也。癘音必寐反。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參昭儀少弟。行又教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

隆按。參嚴好修儀。是一篇大綱。

茅坤曰。有詔勿事。龍之也。

之。以數病徙為寢中郎。師古曰。亦謂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陽朔中。中

山王來朝。參擢為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病免官。復為渭陵

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

病免。復為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

子。一本以上有上字。中山王見廢。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上書

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

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

鄉侯參為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

侯皆敬憚之。師古曰。王氏五侯也。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

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誦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

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

改其恒操。頃之。哀帝卽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

隆按曰。以嚴見憚。曰敬憚之。曰好禮儀。一脈貫下。總根於嚴好修容儀一句來。

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隆按贊止於參而不及其父與兄何也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

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乃謂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

也。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驕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為

免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為一。屈原赴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舉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九終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

明 吳興 凌 稚隆 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生楚孝王嚳。師古曰。嚳音教。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隆按先總敘宣帝五男所自生一段而後分傳之與高五王景十三王兩傳同例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廼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廼立長陵王婕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婕妤與

隆按常有欲欲立以下數句史

氏攝學之言事詳而詞簡

茅坤曰宣帝此一舉甚善而漢書敘次亦佳

隆接太子遂安了上常有謫立憲王案

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立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立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捷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解反。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廼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為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

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

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曰。博幸得肺

腑。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

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

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兒也。自言見駟先生問

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

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得此二人

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

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

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

自以弃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曰。還。猶回也。願殺身報德。朝

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

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

隆按赴助漢急與輔助主上和

隆接債費二百萬與負實數百萬相應

王維楨曰常欲莊耀淮陽王此博本旨

王維楨曰上言湯禹所以成大功已露其意矣至此方顯言之隆按歷觀本末博之志不過在多得金爾迺莊為求朝之說甚則為陛下春秋未滿四十之語以勝之幾陷王于無道贊云貪人敗類其稱博乎

喜說報博書曰子高廼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

師古曰左顧猶言在顧也顯至誠

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

二百萬是時博女婿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

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

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

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

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

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

飢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將

比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忽怠忘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

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

奏之上必大說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

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外家亦

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報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

朝者寡人憺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

辯下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

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須待也王以金五

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

語博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

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

司奏王舅張博數遣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

周湯以調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

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師古曰

曰祥善也自從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

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駿諭指

曰師古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於王也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

隆按璽書收括前事殆盡

陳仁子曰當時國事出恭顯望之忤恭顯則死

死京房之忤恭顯則又死獨是

淮陽王不甘恭顯之侵陵而感

於外舅張博賂求入朝雖以恭

顯得其實不徑誅戮方加璽書

遣使諭旨此蓋待同氣之厚與待他臣不同

隆按論指有三
意一數不忠之
罪一明數罪之
恩一勉改過之
義

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蓋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

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如淳曰詔策若

選宵人毋作匪德也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

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附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

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

者也師古曰但徒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

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

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母復以博等累

心務與眾奔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以有過而易曰藉用白茅

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

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比則長有富貴

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過惡暴

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

茅坤曰丞相御
史必為石顯輩
所蔽

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京房及

博兄弟三人皆奔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為叔父

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

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

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

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

六年薨子續嗣王莽時絕

楚孝王嚮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

被疾天子閱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楚王嚮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嘗聞朕

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

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

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

人俱。師古曰。從王入朝也。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

嚮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

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

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諡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

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

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

也。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上以至

親。賞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頻坐。王獲罪。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

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嬌奉璽

書敕諭之。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

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

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

黃震曰。元帝賜東平思王璽書。及賜王太后璽書。義理精純。文辭惻怛。殊有益風教。陳仁子曰。親親之道。兼委曲以全其恩。無寬弛以成其過。元帝待東平王。因其數犯法。而敕責之。既責太后。又責師傅。委曲若此。是以東平

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憐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

母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

故臨遣太中大夫子嬌。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

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

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

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

王出繼祿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

臣下。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它人。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

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

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

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母求備於一人。

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

王竟引咎自新。卒完首領。無傷手足。然則七國之變。豈亦盡諸疾疴之咎哉。茅坤曰。三書敕有六經之旨。

與德秀曰觀東平王一事而漢庭處之曲盡如此可謂得治親之誼矣

隆按傳首言字通姦犯法正指

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師古曰：貫猶後。後宜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

愛。宇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詔書又敕傅相曰。夫

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

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

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

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

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欲

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

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其如昌邑王也。我危得

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矣。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下棺也。飲酒食肉。

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臆。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胸音助。臆音奴。溝反。又音奴。卑反。數歎息呼

天。宇聞斥胸臆為家人子。師古曰：其秩位。埽除永巷。數笞擊之。胸臆私疏

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臆。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

亢父二縣。師古曰：音抗甫。後二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

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

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

以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

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

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

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非朝聘之

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

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

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

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

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

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鹽。

隆按兩番語意不重說

茅坤曰。梁諸子及太史公書。何可以不與

此

八傳言王在國恩歸京師後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

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骨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

瓠字為其形似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立石束

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賄反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

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

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傅恭，巫姓字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

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

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奔市。立十七年

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

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

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

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未之國。

茅坤曰：東平王雲事極冤而傳何以不為發明以著後世之戒

隆按：先總錄元帝三男所自出於前，即後分疏

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馮昭儀

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二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

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

又幸。幾代皇后太子。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

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

上以太子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

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共

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

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己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

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中山王元

帝之子宜為後。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為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慰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

師古曰。諸侯王表云。

中山孝王薨。綏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為箕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七年

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為天子也。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

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詩云。貪人

敗類。師古曰。大雅。惡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古今一也。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終

